

廣東考古新發現的幾點思考

朱非素

地處嶺南的廣東，在漫長的歲月裡，人類在這塊肥沃的土地上休養生息，留下眾多的遺跡和遺物，為考古學家們提供了翔實的歷史信息。八十年代初期，在全省範圍內進行了大規模文物普查工作，發現古代遺址、遺物點近五百處。近年來，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擇其部分遺址進行考古發掘，現將重要發現，作綜述如下，就教於諸位學者。

一 銀洲貝丘遺址

位於三市南端的白坭鎮銀洲村東南豆兵崗上^①，海拔17.7米，相對高度14米，是珠江三角洲平原上一座低崗，四周為農田，東面和南面山麓附近仍見小型弓形湖，證明三、四千年前這裡是水網發達地區。遺址在西江東岸，東南距西樵山遺址約20公里。八十年代初期發現，1991至1993年進行三次考古發掘，屬河潮型貝丘址。文化層沿著崗頂和東坡、西坡堆積，厚達1-1.5米。發掘區靠南，發掘面積775平方米。是近年考古的重大發現，理由有：

- (一) 發現了早中晚三期文化遺存，為原已發掘的河宕^②、鮫魚崗、茅崗^③等遺址年代序列，提供了標準地層。
- (二) 首次發現含石峽文化^④因素夾砂鼎，型制特點為盤口，扁圓腹，圓底，瓦形足。瓦形足是石峽文化流行的鼎足，而足邊緣內貼、盤形口、束頸飾斜條紋、扁圓腹下折、拍印豎條葉脈紋則是本地特點，石峽文化所不見(圖一：1)。
- (三) 首次發現房址四周柱洞挖有基槽，寬10-20厘米，深20厘米，底部排列著密集的柱洞，直徑僅6-10厘米，推測是用竹桿作牆體的木骨。

(四) 早期墓葬M30人骨架頂骨部位有一件長條弧形木頭飾，已碳化，屬首次發現，同時隨葬夾砂鼎1件、陶豆1件、石簋1件。

(五) 中期墓葬M74隨葬兩件製作精美的青玉鏹、玉環和透閃岩石琺、骨臂環各1件。

上述最重要發現是依據地層、灰坑、墓葬之間疊壓和打破關係，進而分析其陶器群組合、特徵和變化可分為早、中、晚三大期。早期文化遺存：墓葬區在山頂平台延至東坡，居住區在山頂西南部，共4座房址，牆基槽挖在生土層裡，被中期墓葬所疊壓。早期墓葬以M20、M30、M31、M32、M37為代表。其型制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墓坑打破生土層，墓穴較深，填土為原坑土。骨架保存尚好，隨葬陶器2-4件，M32陪葬透閃石串珠4顆，式樣與石峽文化M54、M59等管珠相同。陶器的陶質有夾砂陶、夾細砂陶、泥質陶。以紅陶為主，其次是橙黃陶，燒製火候不高，易破碎。器類以陶豆、圓底罐、陶釜多見，三足鼎僅1件(圖一：2-7)，此類豆、釜、罐在鮫魚崗一期、河宕一期均可見到。鮫魚崗遺址M31、M37墓坑挖在生土層裡，墓口在貝殼層下，河宕遺址一期的灰坑也在貝殼層下，深入生土層。該期應是最早到達這處遺址居住的人群留下的遺物，但文化層堆積不厚，遺物不甚豐富，進而推測距今4000多年前在該地區活動的古代居民群體數目和人數同後期相比要少得多。中期文化遺存：墓葬區在山頂平台延至西部坡頂，居住區在東坡，可見到排列有序的大小深淺不同的柱洞，打破土層中沉積膠結成的石板層。垃圾傾倒在東坡下，現在仍可見魚塘岸邊有原生貝層堆積，夾雜蜆殼、文蛤殼、陶片、獸骨，一塊約長70、寬40厘米大礮石平置堆積層中，推

Zhu Feisu: Deputy Director, Guangdong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China

朱非素：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

測原置水邊加工石器用的。根據地層和出土遺物分析，中期還可分出前、後兩段。墓葬型制與早期同為東西向豎穴土坑墓，可惜大多數墓中無隨葬品。若有僅見1件石鏃或1件陶紡輪，少數1-2件陶器。M73中隨葬精美玉鏃、玉環較罕見。墓坑填土中有貝殼的，骨架保存較好，成人和兒童葬式均為仰身直肢葬，不少死者雙手置體骨下，魷魚崗遺址亦同。該期清理出H11、14、22三個大灰坑，出土大量陶器殘片，其特點：

- (一) 陶色以橙紅、橙黃、黃白色為主，少數為灰、灰黑色。
- (二) 陶質以泥質陶佔多數，夾砂陶、夾細砂陶數量少。
- (三) 流行圓底器、圈足器，不見平底器、三足器、凹底器。
- (四) 器類有夾砂陶釜、器座，泥質陶圓底罐、圈足罐、罐形豆、豆等(圖二：1-14)，不少陶器器體大型，口徑達33-40厘米，通高31.5-36厘米，似祭祀用的禮器。
- (五) 花紋以曲折紋為主，其次是雲雷紋、葉脈紋、長方格紋、條紋、大菱格紋，常見雲雷、曲折組合紋。夾砂釜器表拍印幾何紋、繩紋。花紋線條較粗，印痕清晰。彩陶僅見赭色點彩、條彩等。上述特點與魷魚崗二期、河宕二期大同小異，該期遺存在河宕、魷魚崗、灶崗、螺崗、通心崗等貝丘遺址中堆積均較厚，遺物豐富，推測距今3800-3500年前在珠江三角洲地區活動的古代居民群體數目和人數驟增。

晚期文化遺存：該期文化層堆積，在發掘區地段發現不多。M24、M48在耕土層下，墓坑長方形土坑墓，墓口被後期破壞，隨葬小型陶豆和陶紡輪，可能墓葬區安排在山頂平台處邊。西坡2B層出小口折肩凹底陶罐與圈足盤共存。1號魚塘東面的2號魚塘有貝層堆積，據魚

塘主人說塘底原來豎著許多木椿，因不利於養魚，逐年挖起，還剩下4根，新挖上來一條木椿上端鑿榫眼結構。塘底貝層、淤泥中夾雜大量殘陶器，同高要金利茅崗遺址出土陶器群相近，可能當時也有水上木構建築，垃圾傾倒在棚架下，貝殼種類少，只見淡水蜆。到了晚期，珠江口由於西江、北江帶來泥沙沉積和海水潮汐作用，濱線向南推進，所以鹹淡之交所產的文蛤殼數量減少。陶器種類有夾砂釜、器座。泥質折肩凹底罐、圓肩鼓腹凹底或圈足罐、素面凹底罐、圈足盤、匜等日用器皿(圖三：1-9)。與中期區別之處：

- (一) 陶質陶色以泥質灰陶為主，其次橙紅、橙黃陶。夾砂陶多見灰褐陶。
- (二) 型制除圓底、圈足、折肩之外，新出現凹底器、有流器、大口高領尊。
- (三) 器表拍印幾何紋，其線條比中期纖細、密集、清晰。紋樣中曲折紋減少，常見複線長方格紋、葉脈紋、大小方格紋、縱道排列細曲折紋。東莞村頭遺址第3層即村頭二期、茅崗遺址與銀洲晚期相當。中期和晚期之間存在缺環，而村頭第4、5層即村頭二期、河宕三期正處在這一環(圖四：1-8)。珠江三角洲前緣海濱和海島周圍，在近十幾年裡發現、發掘沙丘遺址近四十處，除了距今5000多年前以彩陶盤、細繩紋陶釜、未見幾何紋陶的遺址外，綜觀沙丘遺址出土遺物和陶器組合及變化，年代相當於銀洲遺址的中期和晚期，約距今3800-3500年，其中缺環的年代跨度1000多年，這一未解之謎有待進一步考古發掘才能逐步解決。銀洲遺址發掘工作仍在進行中，早、中、晚三期時代約當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夏商之際(4200-3500年前)。

二 東莞虎門村頭大型聚落遺址

位於珠江口虎門鎮的東邊，村頭村西邊大山崗，實為一座低崗，周圍凹地是菜地、魚塘，五十年代，遺址南部河涌可通虎門。1987年冬發現，面積一萬多平方米，1989年秋—

1990年夏、1993年春夏曾進行過兩次大規模發掘，共發掘3375平方米，收穫甚大。^⑬遺址北高南低坡度平緩，是一處海灣型貝丘遺址。早期文化遺存可分兩期。第4、5層為一期，第3層為二期，第2層是明代遺存。^⑭遺址中不同功能佈局合理，南部近海灣低地為垃圾傾倒處，堆積達1-3米，靠邊緣僅0.2米，中部靠北和西坡是居住區，清理出平地起建的圓形或方形圓角房址10多座，大小深淺不一柱洞呈規則排列。已發現4座墓葬均為嬰兒墓，埋在房基附近。而成人墓葬區可能在北面、西北面荔枝園，尚未發掘。居住區和海邊垃圾區之間有1000多平方米的公共活動場所，堆積層中只見零星貝殼、陶片、獸骨，可能是傾倒垃圾時撒落地面遺留的。在該遺址生活的古代居民延續時間較長，住地變動不大，理由是垃圾區貝殼層未發現墓葬，區別於以往發掘的河宕、魷魚崗、灶崗^⑮等遺址，因群體幾次遷徙和定居，有晚來的將墓葬區安排在原先居民的垃圾區裡，筆者曾誤認為埋在貝層裡是一種葬俗，只因大村頭遺址1000多平方米垃圾區內未發現墓葬才解開此謎。從垃圾區堆積裡出土大量貝殼、獸骨的種類推測，當時遺址南部面臨大海灣，灣內生長著豐富的潮間帶貝類、魚類，包括大牡蠣、僧帽牡蠣、蚶、文蛤、海月貝、錐螺、刺螺等，以牡蠣數量最多，還有直徑2-4厘米海魚脊椎骨，有長度達半米以上的龜甲，鱉魚下牙床。獸骨中有保存尚好的鹿角、鹿牙床、牛、豬、狗、麝牙床、脂骨。反映了村頭遺址古代居民所從事的生產活動，除在海灣捕撈海貝、魚類外，還進行狩獵活動。該遺址出土石器、骨器、陶紡輪達1000多件：有肩石鏃、有肩有段石鏃、石斧、梯形鏃、石鏟、石錐、礮石、豬腰形河卵石網墜。用生骨、鹿骨製作的鐵、錐、斧、魚鏢和T字形石環、陶環、骨臂環、骨珠等裝飾品。兵器有石戈和禮器石戚、骨戚、骨牙璋等。出土陶片之多為全省之冠，一期陶器以夾砂褐陶多，灰陶少，泥質橙紅、灰白陶為主。二期夾砂灰陶、泥質灰陶比例大增。兩期陶器組合基本相同，在陶器的型制、陶色、花紋、陶質等方面有差別，可以找到其發展軌跡。型制流行敞口、高領、折肩或廣肩、深腹、凹底、圈足、圓肩，平底罕見，不見三足器。器類有釜、罐、鉢形釜、器

座、盤、豆等。有發達的幾何印紋，紋樣線條纖細，排列規整密集，常見紋樣有多種變體曲折紋、方格紋、葉脈紋、雙線或複線方格紋、菱格紋、雙線方格凸點紋、梯格紋、弦紋等十幾種。夾砂陶釜以簡繩紋、粗繩紋為主。筆者認為村頭一期比銀洲晚期要早，村頭二期與銀洲晚期相當。

三 珠海平沙棠下環沙丘遺址出土銅器鑄範

迄今為止，廣東大陸、海島發現銅器石範多達20餘件。筆者以前有一個想當然的看法，總認為鑄銅器石範的時代屬廣東西周晚至春秋時期，即與變紋陶器、原始瓷共存的。近幾年野外考古調查和編輯文物圖集時，曾在兩處遺址採集到石範，一處是1984年冬在珠海淇澳島亞婆灣沙丘遺址採集到半個單面銅斧石範，一起採集有繩紋陶釜、器座、支腳、獸形器、圈足罐，兩件粵東浮濱類型文化遺存^⑯常見的亞腰深盤豆和條紋高身圈足軸陶壺殘片，不見變紋陶罐和原始瓷豆。另一處是中山市南龍龍穴遺址，曾採集銅斧石範1件、銅鑿石範1件^⑰，附近範圍採集到石牙璋1件和繩紋陶釜。繩紋有流圓底罐和侈口、削肩、垂腹下內折圓底釜。器表拍印葉脈、菱格組合紋、雲雷紋等，同樣不見變紋陶罐、豆等，為甚麼呢？著實令筆者迷惑不解。值得慶幸的是1994年春夏之交珠海平沙區棠下環沙丘遺址大規模考古發掘，早期文化層出土鑄銅石範1件，層位清楚，共存陶器群有繩紋陶釜、器座、獸形器、支腳、泥質折戶凹底罐、圈足罐、圈足盤、豆等，年代與村頭、銀洲晚期、石岐中層、東澳灣^⑱、龍穴沙丘採集陶器群、淇澳島亞婆灣2組^⑲的相當，約距今3500-3500年，屬廣東早期青銅文化，這一看法對否，筆者志在拋磚引玉，共同探討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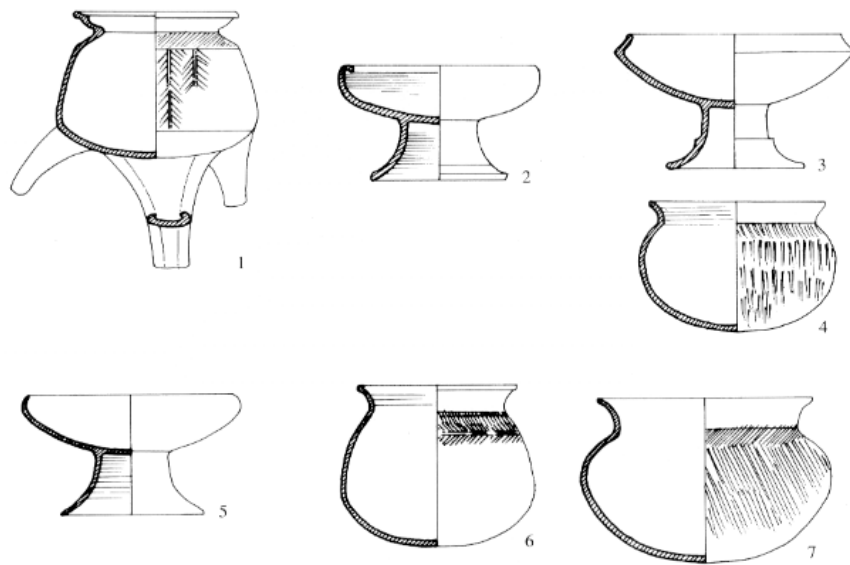
四 梅花墩春秋密址

位於博羅縣羅洲鎮田頭鄉塘角村梅花墩，東江北岸。1983年文物普查時發現，地表散布大量變紋、雲雷紋、方格紋罐片和原始瓷豆，動物模型殘片，還有滴釉殘窯壁、粘連陶片。當地村民稱「三墩」，實為廢窯渣堆積。1992年、1993年冬，進行過兩次考古發掘，清理出

一座龍窯，殘長14米，寬2-2.4米，斜度為15°，窯底鋪0.4米沙層，窯壁夯土成形，殘高0.4-0.6米。出土遺物十分豐富，梅花墩龍窯是印紋硬陶和原始瓷同窯合燒，器類有罐、甕、盂、盤、器蓋、原始瓷豆、陶塑動物和製陶器的器菌形陶墊、變紋印模等。陶器燒成火候高，紋飾有變紋、雲雷紋、方格紋、方格凸塊紋、雙圈紋、弦紋、篋紋、視線刻劃紋，絕不見米字紋、方格交叉紋。原始瓷器的胎有黃白和灰白色，釉色為青綠色，較透明，施在折沿或折腹豆內外壁，釉層厚薄不勻，多見施釉在小型豆、鉢類。出土一件陶印模，背面拱，正面內弧，刻凸出模面變紋，恰好同罐腹陰紋相吻合，做法不是拍印而是壓印成的，所以我們現在所見到變紋紋飾，均較規整、清晰、美觀。出土幾十件陶塑動物模型，用塑、捏、刻相結合的手製方法，使形象生動逼真，有陶牛、羊、鹿、狗、鼠、鳥。其中陶牛還分水牛和黃牛，都已穿鼻，反映早在春秋時期，東江沿岸的農作已使用牛耕。六十年代初期廣東增城縣西瓜嶺曾發現戰國龍窯^[12]，殘長7.6、寬2米，窯壁用土夯築。當時不少學者表示懷疑，認為廣東不可能出現與江浙一帶同期的龍窯，梅花墩窯址的發掘，將廣東龍窯的出現向前提早了三三百年。有關變紋陶及其共存遺物的斷代問題，已有不少學者著文談及，此不贅述。只在此指出一點，香港南丫島大灣遺址第一文化層以變紋為主要特徵的地層，完全不見米字紋陶，亦出土同梅花墩窯生產品相同的陶器，除變紋陶甕、罐之外，還有器蓋、陶犬等。而有的學者將大灣第一文化層出的青釉盒蓋、犬，定為漢代遺物，令人費解既然地層劃分是科學的，也沒有被漢代灰坑、溝和墓葬所打破，出土遺物應是同期共存的，何來的漢代文物？很顯然有學者將同期遺物，人為地劃分為不同時期，必然會得出錯誤的結論。^[13]

上述考古新發現為今後深入研究珠江三角洲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後段至夏商之際的廣東早期青銅文化的內涵和特點，提供了豐富的資料。經過近幾年考古調查、發掘和研究，該地區考古學文化年代序列趨向明朗化，但距今4800-4300年的一段是個跨度很大的缺環，其文化面貌、特點尚不清楚，抑或因不熟悉，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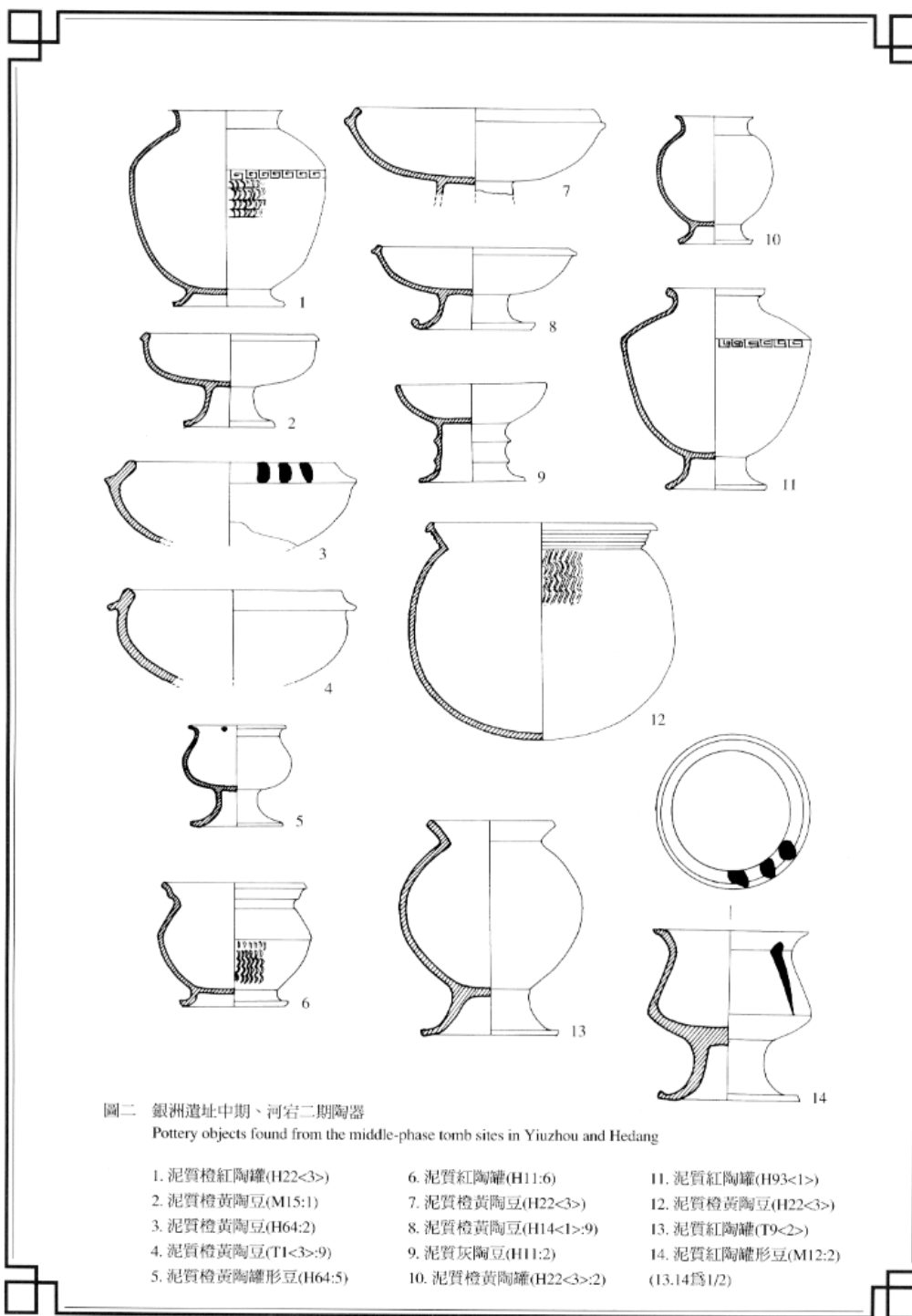
就視而不見。另一個是粵東地區浮濱類型文化遺存與珠江三角洲地區早期青銅文化的關係：孰早孰遲或同期，尚未有結論。又由於未曾發掘過米字紋陶遺存直接疊壓或打破變紋陶遺存的堆積，因而產生了斷代上的分歧，有關變紋陶遺存提出西漢初期論、戰國論、西周晚春秋早期論的不同觀點。還有待今後野外考古發掘才能解決。



圖一 銀洲遺址早期墓葬陶器
Pottery objects from the early-phase tomb sites in Yuzhou

- | | |
|--------------------|-------------------|
| 1. 夾砂灰陶鼎(M30:3) | 5. 泥質紅陶豆(M32:3) |
| 2. 泥質紅陶豆(M30:1) | 6. 泥質紅陶圓底罐(M32:4) |
| 3. 泥質紅陶豆(M37:2) | 7. 夾砂褐陶釜(M32:1) |
| 4. 泥質橙黃陶圓底罐(M37:1)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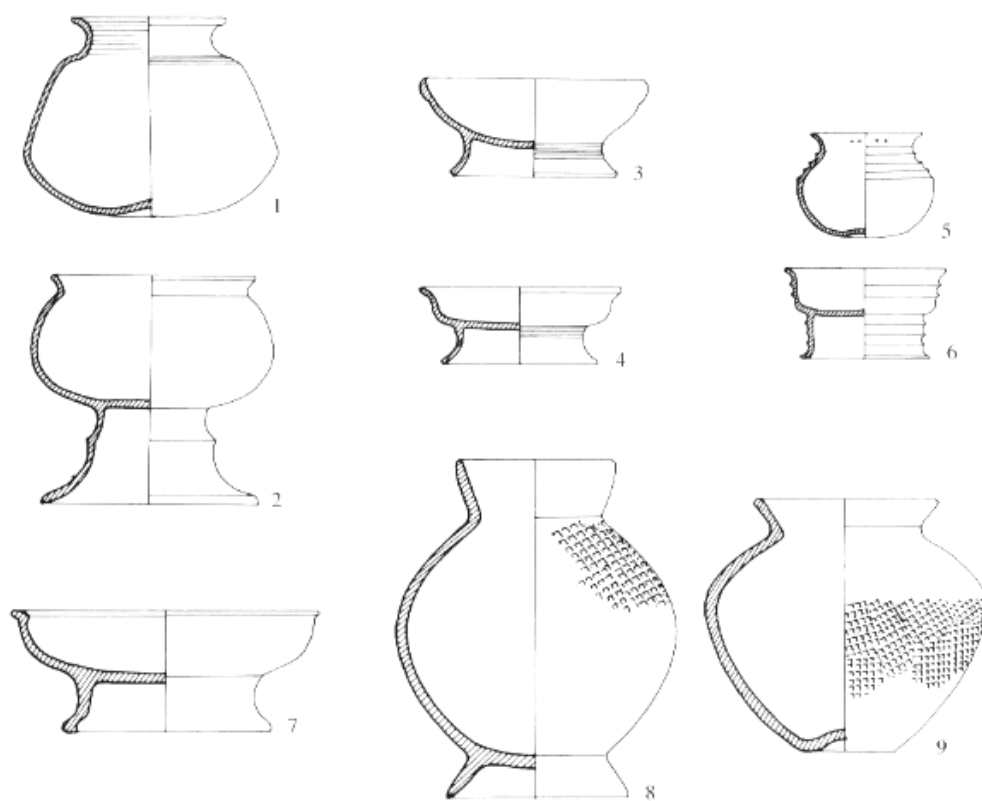
(註：因發掘資料未整理，上述陶器均為示意圖，下同。)



圖二 銀洲遺址中期、河宕二期陶器

Pottery objects found from the middle-phase tomb sites in Yuzhou and Hed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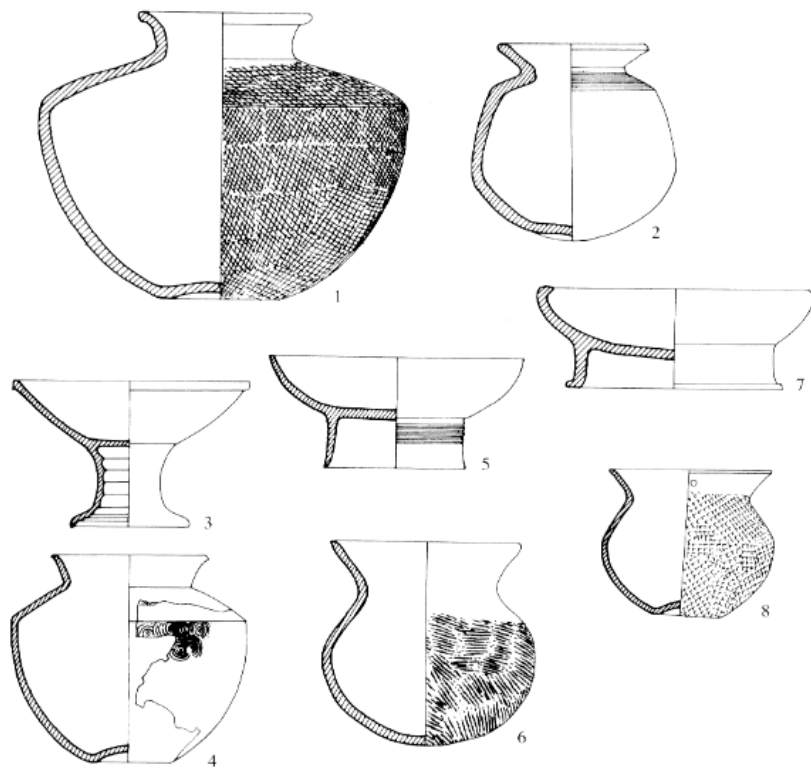
- | | | |
|--------------------|----------------------|--------------------|
| 1. 泥質橙紅陶罐(H22<3>) | 6. 泥質紅陶罐(H11:6) | 11. 泥質紅陶罐(H93<1>) |
| 2. 泥質橙黃陶豆(M15:1) | 7. 泥質橙黃陶豆(H22<3>) | 12. 泥質橙黃陶豆(H22<3>) |
| 3. 泥質橙黃陶豆(H64:2) | 8. 泥質橙黃陶豆(H14<1>:9) | 13. 泥質紅陶罐(T9<2>) |
| 4. 泥質橙黃陶豆(T1<3>:9) | 9. 泥質灰陶豆(H11:2) | 14. 泥質紅陶罐形豆(M12:2) |
| 5. 泥質橙黃陶罐形豆(H64:5) | 10. 泥質橙黃陶罐(H22<3>:2) | (13,14爲1/2) |



圖三 銀洲遺址晚期、河宕三期陶器

Pottery objects found from the late-phase tomb sites in Yüzzhou and Hedang

- | | |
|-----------------------|---------------------------|
| 1. 泥質灰陶罐(採集) | 6. 泥質灰陶盤(TW9N2<2>B:2) |
| 2. 泥質灰陶罐形豆(2號魚塘底) | 7. 泥質陶盤(河宕M1:9) |
| 3. 泥質灰陶盤(2號魚塘底) | 8. 泥質陶盤(河宕M1:3) |
| 4. 泥質灰陶盤(2號魚塘底) | 9. 泥質陶罐(河宕M19) |
| 5. 泥質灰陶盂(TW9N2<2>B:1) | (7,8,9爲1/3, 2爲1/2, 餘均1/4) |



圖四 東莞村頭、香港大灣出土陶器

1-2 Pottery objects found in Cuntou, Dongguan

3-8 Pottery objects found in Tai Wan, Hong Kong

1. 泥質紅陶罐(村頭H190)

2. 泥質灰陶罐(村頭T10093<4>)

3. 泥質灰黃陶豆(大灣M1)

4. 泥質灰黃陶罐(大灣M7)

5. 泥質灰黃陶盤(大灣TG17-IVP228)

6. 夾砂灰黃陶釜(大灣M7)

7. 泥質灰陶盤(大灣T09043<3>)

8. 泥質灰黃陶罐(大灣M1)

(1,2,7為1/4, 5,6,8為1/4, 3為1/5, 4為1/10)

註釋

- (1) 粵考文：〈三水銀洲貝丘遺址發掘重要成果〉，《中國文物報》，1993年6月20日第一版。
- (2) 楊式挺、陳志杰：〈試論佛山河宕遺址的重要發現〉，《文物集刊》，第3期，文物出版社，1981年。
- (3) 楊豪、楊耀林：〈廣東高要縣芋崗水上木構建築遺址〉，《文物》，1983年第12期。
- (4) 廣東省博物館等：〈廣東曲江石峽墓葬發掘簡報〉，《文物》，1978年第7期。
- (5) 粵文考：〈東莞村頭遺址第二次發掘收穫頗豐〉，《中國文物報》，1993年9月5日第一版。
- (6) 朱非素：〈珠江三角洲貝丘、沙丘遺址和聚落形態〉，《南中國及鄰近地區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年。
- (7) 廣東省博物館：〈廣東南海縣灶崗貝丘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84年第3期。
- (8) 廣東省博物館等：〈廣東饒平縣古墓發掘簡報〉，《文物資料叢刊》，第8輯，1983年。
- (9) 中山市博物館編：《中國歷史文物圖集》，1991年，(內部發行)。
- (10) 廣東省博物館等：〈廣東珠海市淇澳島東澳灣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90年第9期。
- (11) 李子文等：〈淇澳島亞婆灣、南芒灣遺址調查〉，《珠海考古發現與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
- (12) 廣東省文管會等：〈廣東增城、始興的戰國遺址〉，《考古》，1964年第3期。
- (13) 區家發：〈大灣「牙璋」之年代與相關問題〉，《南中國及鄰近地區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年。

Rece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Guangdong

Zhu Feisu

[Abstract]

One of the most recent and significa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Guangdong is the unearthing of the shellmound site at Yinzhou. An area of 775 sq metres has been excavated, and over 80 tombs and 4 house remnants with post-holes and foundations were uncovered. Chronologically, the cultural layer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 namely the early, the middle and the late. Cultural accumulations of the early phase are comparatively thin, due probably to the small population in the dawning period, but increase in thickness towards the middle phase. Tombs from this phase yielded coarse pottery *ding*-tripods, typical vessels of Shixia culture, and carbonized wooden hair ornament in long and curvilinear design. Tomb M74 from the middle cultural layer yielded two finely crafted green jade adzes and jade rings. The correlation, accumulation and intrusion of the strata, ash pits and tombs are well-defined in the site's stratum profile. These strata serve as a standard reference in the stratigraphical succession of the shellmound and sandbar sites of the Zhujiang Delta area.

Another site also of great significance was discovered in Cuntou in Dongguan county. An area of 3375 sq metres has been excavated and the relics uncovered have evidenced the presence of an early settlement of considerable size. Earlier accumulation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hases, both yielding a pottery assemblage of similar combination, reflecting a

comparatively long succession of human settlement. The distribution of relics of different natures shows the orderly division of the site into areas of distinct functions: for habitation, for public activities and for refuse dumping.

The sandbar site at Tangxiahuan in Zhuhai is also among the recent discoveries in Guangdong. The site shows a well-defined stratification. Among the yields are moulds for casting bronze artefacts accompanied by pottery artefacts including coarse pottery *fu*-cauldron with impressed corded pattern, soft pottery *guan*-jar with concave bottom and broad tapered shoulders, *guan*-jar with ring foot and *pan*-basin etc. They are contemporaneous to the remains discovered in Cuntou, Dong'aowan, the late stratum of Yinzhou and the middle stratum of Shixia culture, and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middle period of the Guangdong bronze culture.

The fourth discovery to be discussed is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kiln site at Meihuadun in the Boluo county. It yielded the earliest "dragon kiln" in Guangdong. The kiln remnant is 14 m in length, 2-2.4 m in width and it runs up the slope in a gradient of 15°. Pottery with double-F motif and proto-porcelain wares were fired together in the same kiln. This site also yielded pottery sculpted animals, and a mould for impressing double-F motif onto pottery artefacts.